

被红薯煨暖的夜晚

曹春雷

加完班,出了公司,夜已深,路上行人稀少。冷,我裹紧了衣服,迫切地想把自己塞进一辆出租车,回到我空荡荡的但却温暖的出租屋里。

一股香气突然幽幽地袭来,我敏锐的鼻子立刻告诉我,是烤红薯。顺着香气望去,果然,不远处的路边上,一个铁皮桶改造的烤炉立在路灯下,和它旁边的主人,正一起张望着我。

走过去,要了一个。中年男人揭开桶盖,热气一下子涌出来,在灯光里缭绕,攀升。他觑着眼,用铁夹子夹出一个,放进袋子里。我接过来,有点烫,左右手颠了几下,再用嘴吹几口,然后,一下撕去红薯顶端的外皮,黄灿灿赫然在眼前了,香味更浓了。咬一口,嘴和肠胃刹那间就得到了抚慰。

一边吃,一边和摊主聊了几句。知道他他是城郊农村的,种了二亩红薯,全都卖了。问他夜都深了,咋还不回家。他说烤炉里还剩下三个,都卖掉后再回去。我都给我吧。他千谢万谢,给我包上。

他憨厚的笑容,让我想起了常年在外打工的大哥,面孔一样的黑,一样的淳朴。他的烤红薯,让我想起乡下的母亲。母亲不会烤红薯,但会“煨”,就是将红薯埋在火炉燃烧后的灰烬里。常常是在晚上,做饭时放在炉下,等到饭菜都做熟了,红薯也煨熟了。我迫不及待扒开炉灰,挖出红薯,左右手颠几下,再吹掉上面的灰烬,剥掉皮,张嘴就吃,但往往烫得舌头疼,赶紧噓几口,降温。

出租车来了,我和摊主摆摆手,提着红薯,上了车。从车窗望出去,他也开始拾掇着离开,骑着三轮车出城,回到村里去。他的妻子,这时一定在灯光下等他吧。

司机师傅闻到了烤红薯的香味,和我聊起了他小时吃烤红薯的事来。他的老家也在乡下,母亲也是习惯将红薯埋在灰烬里煨熟,他也总是迫不及待,扒掉皮后张嘴就吃,常被烫了舌头。他这么一说,我立刻就感到了亲近,我们热切地聊着,仿佛他是我另一个兄弟,在这个夜晚突然邂逅。

临下车时,我给他留下了一个烤红薯。我们已然是兄弟,兄弟是要分享美食的。

我在胡同口下的车,要走百余步才能到达我的租住处。司机的车灯像探照灯,照亮了胡同的路——这里是没有路灯的,直到我拐进院子。这是位善良的人,希望那个红薯能煨暖他的这个夜晚。

山中一夜

赵海波

从霸王岭下来,穿过几百米长的弯曲小道,豁然开朗,一片盆地田野展现眼前。腹地有个山村,村口巍然屹立着一座祠堂,一堵高墙遮挡着里面的房屋。这座年代久远的祠堂,也许藏着一个家族数百年的历史,墙头野草在风中摇曳,似乎在诉说遥远而神秘的故事。

这是一方宝地,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绿野如缎,一条小河从村边穿行而过。河上横跨一座拱形木桥,拾级而上,桥板发出嘎嘎嘎的声响。在桥上歇脚,凭栏俯瞰,目光流连在水面上,水不深,可以清晰地看见石头铺成的潭底,有的生成了青苔,有的则没有。一些小鱼在水里悠忽来去,阳光照在水面上,满眼都是金灿灿的样子。

有风吹来,近处的芭蕉林朝着一个方向齐齐摆过去,又摆过来,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起伏间就形成了一层一层的涛声。涛声传入我的耳朵时,山风鼓胀起我的衣襟,从我的身边一掠而过。在我走动的步子里,不时有粉蝶和蚱蜢惊乍地跃起,草叶的锋芒不停地摩擦着我的腿脚。漫不经心地在田畴上行走,呼吸田野特有的空气,欣赏都市不曾有的阜壤韵致。

黄昏时分,金黄色的夕阳覆盖整个大地,山野田畴抹上了橘红色,“西风如笔抹金黄,暮彩霜烟染远岗。”夕阳将落,给大地投下温情一瞥,远村暖暖,墟烟依依,恰似澳大利亚画家约翰斯顿的名画《黄昏》。如此幽静的原生态情调,让人领略到一种胸怀豁达、辽阔无边的深邃感。

山峦跃起一轮明月,光芒透亮,银鳞万顷,幽雅且富有诗意。山里的月光与城里的月光是不同的,今夜的月光,呈现一种仙风道韵,清静、悠远、苍茫,置身禅意潜远的虚幻世界,人的心境也趋于淡泊平和。

夜宿山村属于临时起意,去一家超市购买洗漱用品,一个学生模

椰乡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深秋来临之际,我带着儿子,从邢台转到北京,乘坐T40次特快列车返回巴丹吉林沙漠的工作单位。与我们同在一起的,是两个老人,一对夫妻,双双七十多岁的样子,买的是中铺。每过一段时间,老太太就从布包里掏出一个针管,让老头儿将起胳膊,轻轻按上去,推几秒钟,拿掉,再放回原处。我想,打的大致是胰岛素。每到饭时,老太太便从另外一个布兜里拿出两到三个发黄的馒头并两只鸡蛋,就着开水大口大口吃,馒头渣子顺着嘴角不断向下掉。我一次次请老人坐到里面来吃。老头儿听力损坏,得高喊一般,他才能听到;老太太则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在换卧铺这件事上,一遍遍谦让。

老太太好像有洁癖,总是把东西收拾得有条不紊,哪怕一张纸,叠着放好之后,才肯罢手;一张手帕洗了又洗,挂在卧铺车厢的挂钩上。更多时候,她还抢着替乘务员打扫卫生,深情且真诚。乘务员见老人年龄大,委婉拒绝。老头儿看到了这些情景,就一脸不悦地斜着眼睛责怪老太太说,净做些讨人嫌的事儿!然后很生气地把脸扭到车窗外。老太太也不生气,坐在床铺上,拿起我在北京站一台书亭里购买的《人民文学》杂志,很优雅地翻开,然后把杂志凑近眼睛看。看一会儿,说看不见,就放回原位。

我想,这两位老人,在一起起码四十多年了,老了,虽然争吵、意见不一致,但从他们的神情举止当中,我看到的是—种依赖、宽容和平淡至极的爱与义务。也想到自己,当我们也这么老了,如果能够像他们—样,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老太太说,他爱人老家在黑龙江伊春,1962年参加工作,工作单位是甘肃某大型国营企业。她1969年参加工作,也在嘉峪关,但总是不习惯也不喜欢那里的生活。过了一些年,他们单位在山海关建了分厂,她和老伴儿双双申请成功,才准许回去。

老太太叹息了一声,眼神迷茫地说,“小的时候,大人们总是讲,人活着就像一场梦。当时我想,这一辈子这么长,哪儿像梦啊!我今年71岁了,这么一回头,还真的是,一辈子啥也没做,眼睛还没眨几下,人就老成这样子了!要我说,这人生啊,我看比梦还短!”说完,老太太又是一声叹息。她老伴儿坐在旁边,两只大眼睛不停地浑浊地看着我们。老太太又说,1999年春天,她在嘉峪关照顾孙子,两年后回到山海关,以前叫她阿姨的人忽然改口叫她大娘和老太太,哎呀,那种感觉,好像谁拿着刀子把自己砍了一截儿似的。

我笑笑。老太太也兀自尴尬地笑了一下,又问我多少岁了,我笑着说,阿姨您看呢?老太太仔细把我端详了一下说,不到三十岁吧?听了她的话,我也笑了笑,心里也蓦然升起一阵悲凉。老太太拿起一只写有国营某某厂建厂四十周年纪念字样的大茶缸,佝偻着要去打水,我接过来,说替她去打。窗外,火车在犹如盲肠的河西走廊上晃悠。我看到,连续驶过的戈壁之上,散落着一座座颜色苍黄的村庄和城镇,南侧祁连山根部看起来黑黝黝的。唯有山顶丰厚的积雪,明亮、庞大、坚硬、洁白。

我就要下车了,老太太用亲切和信任的神情,把她儿子的电话和单位也都告诉了我,还诚恳地说,要是她这次在嘉峪关儿子家待的时间再长些,

在野外空旷的场地上,凉风习习。四个文士坐在正中的榻上,一人沉思,一人执笔欲书,另外二人似乎在争论着什么。在这四人的东边,有个高大的男子坐在凳子上,他一身骑士的装束,正在校勘着经文。他的旁边环立着一帮侍女和小厮。西边牵马的应该还是奚官,他在等候着主人,显然,那个骑士装束的男子,是骑马来到这里的。

这就是《北齐校书图》绘出的场景,古人曾认为这是北齐画家杨子华的作品。第一眼看到这幅画,让我动容的是画中的人物的服饰和他们的样子。

北齐高洋是个行事荒唐、疯疯癫癫的皇帝,但是,在开国的初期,他厉行改革,劝农兴学,编制齐律,校勘五经诸史,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天保七年,高洋下诏订皇家藏书,以供皇太子览阅,樊逊、高乾和、马敬德等十二人同被尚书召集一起判定古籍。我想,画中的五人,一定就来自于这几个校书郎之中,也许他们在宫中整理书籍很久,感到有点疲乏了,故而相约出来走一走,但任务重,时间紧,即使是出来饮饮酒,吹吹风,也不会忘却手头的工作。

四个文士披着纱纶巾,内露有襻带的“两当”,着上领袍、皮鞞靴。从后面看,透过轻衫可见背部的背带和裸

露的肌肤。女侍们梳着双螺髻,抱着隐囊,侍奉左右,隐囊就是背垫,女侍们把它抱在胸前,随时让这些文士们靠靠背,休息一会。她们的肩上扎着纱巾,白绢裙淹没双脚,穿的都是当时最时尚的服饰。《北齐校书图》最初的原本产生于南北朝时期,距魏晋时期不远。当年的“魏晋风流”还没有被风吹雨打去,校书郎们袒胸露背不足为怪,他们生动的样子在后来人看起来,觉得虽有点放浪形骸,应该还是思无邪的。

孙位的《高逸图》却是另一种风格。

该画绢本设色,宋徽宗赵佶题名。图中画有四人,经后世考证为《竹林七贤图》残卷,他们是魏晋时期的高人逸士山涛、王戎、刘伶、阮籍,遗憾的

月之后,我还萌生了要去嘉峪关看望他们的想法。我把这一经历讲给几个人听,他们都说,那俩老人真的太好了,不管他们俩年轻时过得怎样,两口子,两个人,老了的时候相依为命,用心呵护对方,真是一对好夫妻。

就在我要去看望他们的那一个夜里,天降大雪,多年不曾被雪覆盖的大戈壁一下子变成了白茫茫的人间天堂,一开门,强劲的冷风犹如飞刀,面庞如割。一开门,寒冷就像是一根根的钢针,不仅具备穿透的力量,还有一种强大的瓦解精神,令人血肉瞬间如酥,骨头粉碎。别说不通班车,即使有,也很危险,只好暂时打消了去嘉峪关的想法。我还记得,那位老太太对我们说,她和老伴儿一直要在西北待到孙子考上大学,再回山海关。

晚上,和儿子聊天,他稚嫩地说,这几天晚上,他好几次做梦,其中一次梦见爸爸妈妈像姥爷姥姥那样老了,然后他就哭起来。还有一次,他梦见我再也不回家了,他哭着追我,而我却只当没听到。等儿子睡着,我想到,儿子所说的梦境有些谶语意味。还有一次,我问儿子说,要是爸爸真的老了,你也长大了,你觉得开心不?听了我的话,儿子竟突然哭了起来,眼圈发红,鼻子一抽一抽的,十分伤心。我问他怎么了?儿子说,爸爸,我不愿长大,不愿意爸爸变老!听了他的话,我愕然,不知道儿子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我想儿子一定看到或者想到了什么。可一个刚刚六岁的孩子,到底能够想到一些什么呢?我还记得,一年前的夏日中午,正在睡觉的儿子忽然哭了,声音悲切而又尖锐。儿子揉着眼睛,神色颓废,好久才说:“爸爸,等我长大了,你是不是就老了?”听到这句话,我的心脏猛地收紧,神情肃穆,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

几个月后,我想那两位老人,一定还在嘉峪关。记得老太太曾说,他们的孙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和老伴儿要陪着他高考,然后到外地去读大学,到那时候,儿媳妇也该退休了,会跟他们一起回到山海关。再几年,儿子也退休了,他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她的想法如此朴素,是一个母亲的夙愿,也是普通人对个人生活的一种基本要求,而且是美好的。这令人羡慕,更值得祝福。只是我,直到现在,总还是想起那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他们现在一定还很好,尽管有些病痛,但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我希望(外一首)

余芳媛

我希望缓慢地看一棵生姜生长  
开出白色的姜花  
赠与我一个白色的清晨

时间够我,从春天赶往冬天的荒园  
有足够空闲的日子  
烤柿子,听喜鹊的叫声

穿过寂静  
回忆摇曳的树影  
连绵的暴雨  
到达生活的真实

◎《在河边》

风停下来  
蜻蜓停在草上  
燕子在河中戏水  
蚂蚁爬上我的鞋  
带刺的藤爬上了坡  
一簇蓝花在开放  
风吹皱河面  
吹走了旧日时光  
包容我所有的无知

鹦哥岭

钟少勇

我得以观察一群蚂蚁  
始于看见一只 似乎  
漫无目的行走 缓坡、峭壁  
行走过的地方盛开鲜花  
盛开鲜花的路  
有一只两只甚至更多跟上来  
三五成群集体搬运甜果和其他物品  
沿路往回赶  
它们的巢穴门口数行鲜花向外延伸  
蚂蚁来往进出  
繁忙而有序

热带丛林的一场大雨即将来临  
它们都回了巢穴  
所有鲜花毁于一场大雨  
就像成功和荣誉的取得  
仅是对之前的肯定

蚂蚁是路的创造者  
大雨过后马上又集结  
筑路栽花 畅通工事  
演绎周而复始日复一日  
它们在积蓄力量扩充能量  
只为选择一个艳阳天一个有风的日子  
或稍带温暖潮湿  
踏遍五万公顷  
登顶海拔一八一二之巔  
更高远

把背影走成茶

王国庆

沏一壺茶,把离别的光阴  
喝长,把清晨喝成晌午,把晌午  
喝成黄昏  
把离别的时刻,喝重  
把一句话喝成千言万语  
把一杯水喝成  
长江黄河

沏一壺茶,把我们,喝成  
他们。当,看着,夕阳西下  
他们手牵手,一起回家  
你却不得不走啊——  
把离去的背影走成,茶  
苦涩,一遍遍,直到  
无味